

生育權與中國一胎化政策

劉恆君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

新北市：衛城，2017年

方鳳美著

這本書的寫作重點，或者是說作者的研究關注，在於發掘一胎化政策帶來的問題，也就是將一胎化問題化。一胎化帶來的問題，不僅僅只是一般讀者熟悉的殺嬰行為（可能是為了能夠獲得傳宗接代的男嬰，而殺害女嬰，又或是因為超生而被迫剖腹產取子的殘忍行徑）。作者透過實地的田野調查與訪談、資料搜集，帶領我們一同去追查那些看似與一胎化無關的「個人經驗」，其背後與一胎化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作者方鳳美（Mei Fong）自稱是馬來西亞的中國南方移民後代，時常聽親戚對她提到，若是在中國，身為么女根本不可能被生下。後來作者成為一名華爾街日報派駐中國的記者，從2003年開始負責採訪世界工廠的新聞。觀察到中國自充足廉價勞動力到2012年龐大勞工大軍逐漸老去的急遽變化。她駁斥一胎化政策對中國經濟成長的貢獻，同意許多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觀點，認為21世紀的世界工廠奇蹟無疑是人海戰術，充沛的勞動力來自於六〇到七〇年代的嬰兒潮，以及後來政府鼓勵外商投資及民營化企業的結果。除了專業新聞工作之外，作為一位女性，作者在中國採訪與撰書期間歷經意外懷孕的驚喜到錯愕的流產，在嚴格控制人口的中國接受體外人工受精治療等。該書種種對一胎化政策的反思也可以看作是一場「生與死」的提問。

書名「獨生」是作者觀察汶川大地震後命名而來。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學校工程使得就讀的孩童幾乎全數罹難，傷心欲絕的勞工階級父母，帶著不可置

信以及一丁點的希望從外地奔回。他們多數都是為了賺錢養家而將年齡很小的子女留在家鄉給其他親人照料，只有很少數的時間得以見到孩子一面。聚少離多，拋捨思念子女的心情，只為了能給孩子教育學費，賺到錢提供孩子一個機會出人頭地，過上好生活。在得知年幼的孩童被埋沒在瓦礫當中，片片屍塊，只能等待時間拼湊完整後辨認身份的時刻裡，作者不僅細細描述父母們的悲慟，還更進一步點出這些失獨父母未來的絕望。

一胎化政策的施行，嚴格的界定是自 1980–2015 年，在中國持續了長達 35 年強制節育、強制墮胎的極端措施。梁中堂是一位敢於公開反對政策的經濟學者，因為他的緣故，當時在中國境內設立了試驗性的二胎特區，比方山西翼城。作者認為激進的一胎化政策背後的目的以經濟發展來鞏固文革後的政權，邏輯是減緩人口成長明顯比提高生產要來得容易快速增加人均 GDP。當時制定政策的科學家——宋健樂觀地指出，人口老化的問題完全可以預先預測，到時再來調整婦女的生育率。宋健是一胎化政策的推手，難以想像他的背景其實是彈道飛彈專家，他是文革期間少數因對軍隊有貢獻而能全身而退的高級知識人才，並在政府中佔有一席之地。1979 年梁中堂與宋健在成都會議上有過激烈的爭論，有趣的是宋健得益於荷蘭數學家奧爾斯德的抽象思想想像，展現了他複雜的電腦統計運算技巧，壓倒了「質性研究」只是拿筆算算數的人文學者梁中堂。

因為一胎化而進行強制節育的年代，許多男男女女裝上了避孕環或實施節育手術，失去唯一的孩子之後，這些父母等同於失去了依怙與希望，他們原本盼望著新時代裡，孩子能有機會受教育，並帶領家族脫貧，過上好日子。然而失去孩子除了傷痛之外，汶川地震的噩耗連同將他們一點點的希望都帶走，成為獨自生活下去的人。他們的老年該依靠什麼、依靠誰？

或許有人會想，這關政府什麼事情，養兒防老畢竟是舊時代的觀念了，人總得要靠自己。「未富先老」是中國社會近年的現象，意思是經濟發展尚未富裕到讓大家過上富足的生活，整體社會的人口組成就已經開始改變，青壯年大量減少，扶養比使得這一代的青年必須負擔更多的老人退休生活。沒有孩子、家庭的獨居老人，或是受虐待，或是悲慘離世。該書作者將中國老齡化問題看

作是難以承擔之重，她認為：

這個國家的經濟必須持續蓬勃發展，以賺取足夠資金來滿足老人醫療照護和退休金的需求……。但是中國的經濟成長正在放緩，而人口老化也會對成長有明顯的阻礙。到了二〇三〇年代，工作年齡人口的縮減將會導致 GDP 成長率每年降低〇.七個百分點。

而百善孝為先的儒家傳統，經過文化大革命與八〇年代的物質主義的洗禮，不僅在城市，也在農村中瓦解。家有一老，不代表如有一寶，一胎化減少的女嬰，代表女性少，「兒媳婦」也少了，她們才是真正在家中照顧老人的人。

在印度或是伊斯蘭國家中，貧困的家庭販售年輕女子給人當新娘或小妾是常有的事情，但在中國卻出現不同的故事情節——落跑新娘。作者提到她因閱報而發現的一個新娘逃跑村。作者實地走坊這個漢中附近的光棍村才認識到，這個村子裡被騙婚的始末。因為年輕婦女在農村沒有工作，紛紛遠走他鄉、以及一胎化造成的嚴重男女出生比失衡（119：100），導致村內根本沒有單身的適婚年齡女子，年青男子需要從外地引介媒合新娘。這位訪問裡的男主角本來在城裡工作，母親親手規劃為他尋得3位正好來村里探訪友人的女性，男主角一下子就相中了其中「最年輕漂亮」的女生，並且隔日就向她求婚，並且同意了對他而言需要十年務農才能存夠的鉅額聘金（當地稱「彩禮」），結果新娘在婚後一個月逃跑了，而且是尿遁。這不是偶發事件，差不多同時，村內的兩對新人，也傳出新娘逃跑，因此登上報紙，被命名為新娘逃跑村。這些突然不見新娘的男人，不僅為了彩禮向親友借貸，而欠下了巨大的債務，還成為在法律上離不了婚的已婚男子。作者提到自己一直以來因為女兒身受到父母的歧視，初次聽聞新娘逃跑的消息，有一股中國傳統婦女終於出了一口氣的興奮之情；但深入了解之後才感受到，這並不是什麼伸張正義，而是一胎化政策錯誤之下造成農村年輕男性的非戰之罪。附帶一提，過去中國女性是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農村年輕女性則在其中佔了絕對多數。因困苦的生活，以及被當作家庭內的無給勞工，幾乎是被賣掉的失去尊嚴的人生，使得這些年紀輕輕的女性選擇自殺來結束悲慘的生命。然而，現在的狀況有所改變，一胎化政策使得女性人口相對大幅度減少，並且紛紛選擇離開農村生活，獨自留守農村的男性

青年自殺率極高。

彩禮的習慣並不止於農村這種鄉下地方。作者指出，2015年萬科房產公司公佈了一張中國各地彩禮金額的地圖，高額彩禮出現在上海天津的一級大城市裡。嚴重的性別失衡，造成娶妻需要更高的「市場價值」；許多父母幫忙買房，增加兒子的體面以期能娶到數量有限的新娘，中國老話叫「築巢引鳳」，間接使得房價飆漲，以及帶來一大群的房奴。除了一群自願跳進中國高房價黑洞的男性之外，女性在這一場妝點男性價值的熱鬧舞會上，也被拖累了進去。先前提到，農村年輕婦女相較於男性，沒有意願留在家鄉，紛紛毅然決然出走，這現象歸根結底，乃因傳統社會傳男不傳女，男子為了繼承財產與農地，維持農村的戶籍，而女性在家鄉沒有財產的依靠，只能靠自己走出一條活路。在城市的情況，稍有不同，但同樣與女性的居住權利受到歧視相關，背負房屋貸款的男性與其原生家庭，經常合理化妻子應當擔負房貸責任，然而房產登記卻往往是丈夫，丈夫也傾向房子購買者是他與他的父母，而不是那位與他一同繳交房貸的妻子，這使得女性無法透過房屋增值累積財富。中國房地產發展價值約 27 兆美元，意味著女性並不享有公平的機會，獲得經濟成長的果實。

除了人口老化帶來的老齡化社會問題、男女嬰出生比失衡造成的光棍村或婚姻詐騙案件外，一胎化也帶來最鮮明的國際問題，亦即跨國領養與販嬰問題。中國在 1992 年開放外國領養棄嬰之後，成為世界最大的收養來源國，原因在於一胎化政策在世人的印象裡，除了殺嬰之外，就是有無數的棄嬰與條件水準落後的孤兒院。歐美收養家庭認為，相較於其他國家因家庭經濟利益而販售嬰兒，或是剝削親生父母的情況，中國的孤兒是一胎化政策下自然產生的副產品。中國的父母主動地遺棄她們不想要的女嬰，而且在貧困到不行的中國，將這些孩子送去孤兒院等於將幼兒送去等死。在這樣的想像中，領養中國兒童看似是完全充滿道德的拯救，以及近乎信仰的行動。幾位受訪的領養家庭都表達出一種感受，在看到收養的孩子或照片時，她們全心全意認為這是上帝派來的小天使，感受到如宿命般的相遇。

然而，中國孤兒院的醜聞一步步地被揭露。為了獲得龐大的領養佣金，以及領養家庭的感謝捐款，從計劃生育的官員到孤兒院員工都是販售嬰兒的

幫兇，或綁架、或偷、或搶、或騙。雖然有許多民間調查組織相繼成立，企圖能對孩童的背景有更多的了解，以防收養變成販售。然而，這些逐漸明朗的事實卻沒能夠改變太多這樣的現象。中國政府聲稱這都是個案，美國、荷蘭等領養國亦沒有強大的國內支持去譴責這樣的行為，多數收養家庭不願接受這般事實，也不願意讓真相浮出水面。儘管事情看似膠著，但作者提到民間組織發起的 DNA 樣本庫的建立，協助失去孩童的父母採集 DNA，同時等待一群預備「尋根」的領養青年，揭開潘朵拉的身世。

筆者 2007—2009 年撰寫碩士論文，探討亞非生育權問題，當時即瞭解到中國一胎化政策的複雜性，反倒不敢討論中國情況。因此認為《獨生》一書作者豐富的材料與訪談的努力，進而參與中國婚介所搜集資料的精神，十分值得重視。1994 年「開羅會議」確認生育權為人權，是為解決發展中國家歧視女性、侵害女性生育自主，以及危害女性生育健康等狀況。中國一胎化政策在方鳳美的筆下，敲醒我們對發展的執著、對烏托邦的幻想，就如她書中引自狄更斯的一段話「那股力量在它的鐵路上——它自己的鐵路上——奮力飛馳，無視所有小徑與道路，衝破每一道障礙，後面拖著各種階級、年齡和地位的生物；它象徵著那耀武揚威的怪物——死亡。」